灯下漫笔

洛之畔，渭之滨

□庄学

洛畔渭滨相距有多远？也许有千里之遥，也许有数百年的时空，也许只是西周与东周的无缝传承与连接，更是诗人笔下的俱往矣。

西府宝鸡，依秦岭拥渭水阻陇板，曾是西周的统治中心，秦汉置陈仓。如果将宝鸡与洛阳对比考量，竟发现两城地理位置形制竟如此相像，洛水渭河向东流淌，筑城水之阳东西铺开，西周东周使两城相勾连却又截然不同。而今的宝鸡城区，受南山北岭的制约，沿渭河伸展出三十多公里。斯时，西周无奈东迁洛邑而为东周，固然是因了北戎入侵，因了周幽王荒淫无道屡戏诸侯失去了公信，然而从历史长河的路径来看，河洛地区的地理与文化优势，以及夏商建都的优势，使洛邑成为东周的不二选择。

登高石鼓山的石鼓阁，现代的宝鸡城一展眼底，高楼、大道、廊桥，玩具样的车辆蚁样的行人，渭河蜿蜒，洲沚、蒹霞。天际苍莽，雾霭轻轻，灿灿的黄叶与墨绿的树群交织，引领携着幽幽辉光的青铜器以及石鼓渐次从历史的深处款款走来，气势恢宏的中国青铜器博物院外形犹如一个巨大的日晷，行走悠悠的时光訇然滴答作响……历史就这样向我们走过来，我们也将这样走过去成为历史。

这是一座依山而建造的型虽拙但稳重的建筑群，明媚的阳光铺洒在如石的墙体上，涂抹上了一层奶油般的淡黄。它的上空飘浮着形状奇异的白云，各具生动。走进去，便走进了一段历史，走进了青铜器的文化客厅。徜徉在列阵万千的青铜器物具面前，那些鼎、尊、簋、斛饰有复杂的兽面纹、凤鸟纹、龙纹、涡纹等，线条流畅，造型各异，神韵昭彰。先人的浇铸手段不能不使今人惊奇了！青铜器的浇铸问世，不仅仅代表了拥有者使用者的权与地位，也代表了一个社会状态的礼制秩序，更是先人聪明智慧的体现，每一件青铜器具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无比的艺术品。

我在“何尊”面前盘桓不去。何尊不大，三十九厘米高，它庄严厚重，雕饰不凡，四周为饕餮纹，边角突出，立体感极强。在这尊的底座，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武王营建洛邑、“宅兹中国”的气度，“中国”从此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词语，开启了其不断丰富的历程，洛阳(洛邑)也成为东西周历史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诗向会人吟。何尊被人雨后发现是偶然，被人廉价卖给废品站也是偶然，被懂文物的人从废品堆里发现更是偶然，然而遇到专家通过铭文肯定它的珍贵价值，则是必然；洛阳成为最早的中国，更是必然的必然。

西周走向东周，是一个时期文化的延续，也是一个民族文明发展迎来新的契机。从渭之滨到洛之畔，成为必然，一步步走向了文明，走向了昌盛。

再想美食。品尝了辛辣偏咸的西府小吃，喝了源于中原又别于中原的胡辣汤，手掰饼的葫芦头泡馍吃得酣畅淋漓，抚一抚满足的肚皮，漫步渭河之滨。一片绿地中，一位老者伴着音乐在翩翩起舞。他的舞姿时而柔美，时而刚劲，时而轻风荡漾，时而雄风突起，演绎出了周韵秦风。廊桥一侧，就是一具高大的城市雕塑，金色的凤鸟欲展翅飞翔。偶有细雨飘洒，湿了登级的台阶，薄雾弥漫，确是“烟雨金阁虚王宫”哩！

故园漫忆

乡 情

□雷穿云

人啊，年岁一大，就很容易触景生情，尤其是看到那些与儿时相关的物件，仿佛肌肉注射前看到针头的那一刻，浑身的细胞都紧张起来，记忆的闸门在一瞬间土崩瓦解，那些熟悉而深刻的场景会使你沉浸其中，像一摊水一样，提不起来。

乡情，是老房上盛开的那一棵棵瓦松。我一直以为，坚硬的牙齿源于贪婪和饥饿。儿时常常挨饿的我，天真地以为，老屋顶上瓦缝间那粉绿色的瓦花——瓦松，一定像槐花、榆钱一样能填饱肠胃，于是就偷偷地挖下一颗“禁果”品尝，那难以言说的味道，至今还在记忆里留存。

乡情，是屋檐下挂着的一排排冰凌。儿时家乡的严冬真的是冰天雪地，一到冰消雪化，屋檐上都会倒挂着一根根尖尖的、亮亮的“矛枪”，粗如儿臂，细若铅笔；短有半尺，长过一米；晶莹剔透，冷艳神秘。我们总是举着棍棒雀跃着将它们一个个敲下来，笑容随着它们落地散落的那一霎而完全绽开。遇到屋檐低的，我们会直接用手将“长矛”轻轻取下，甚至伸出舌头从下舔上去，舌头一下子粘在上面，接着就“呲溜”出一串串欢快的笑声。

乡情，是门墩上摆放的一枚枚硬币。母亲为了让我多多背诵诗文，常常在堂屋的门墩上放上几枚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然后左手晃着语文课本或揉得稀烂的《唐诗三百首》，右手指着那些硬币，坚定地说：“这背会，那归你。”那门墩上的硬币，就是这样成了我文学的启蒙，后来每每用到那些诗词文章，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堂屋门墩上的硬币，以及母亲那鼓励而期待的眼神。

乡情，是院子里蓬勃的一株株花草。我没想到，父亲硬朗的身躯里居然也深藏着一颗风雅的心。他能把院子里栽上核桃树、搭起葡萄架、养出含羞草、植下鸢尾花。乡邻艳羡之余，往往在花开时来赏花、花谢后求花籽、果熟后讨果吃……父亲总是来者不拒、大大方方。他常说：花开时，花粉会相互传播，只有大家的花都开得好，我们才会好上加好。

人，无论长多大、走多远，乡情的根，都永远深深地扎在心底，一旦风吹草动，就迅速发芽、开花、疯长。正如此刻，夜阑更深，华灯渐息，但是我那抑制不住的乡情啊，又在心底澎湃起来。我靠在床头，赶忙按住自己的胸口……

若有所思

当 年 寒 窗 苦

□宜苏子

北风萧萧，住在暖气房里的孩子，是多么幸福啊！他们断然不知道季节的寒冷，对肉身凡胎无情的鞭笞与考验。

幼时的冬天是多么漫长，长得像一个世纪。旷野的风就如无数把利刃，在我求学的路上劈头盖脸地杀伐着，围追着，堵截着，仿佛要把我消灭。我就像秋天里的黄叶，任其摆布。天太冷了，即使吐一口唾沫，瞬间就在地面上凝成晶莹发亮的固体。树木，衰草，土坷垃，一切都僵硬着，玻璃一样的脆。我的手脚也一样，仿佛不小心碰触一下，就会随时碎掉。

母亲心疼我，将我包裹得像一枚大粽子。如此，也免不了风与冷，暴虐地穿透和追逐身体。在天寒地冻的路上，与狂怒的寒魔搏斗半个小时，才能抵达学校。

教室，也只是个略能挡风雪的四壁与屋顶，简陋得不行。窗户是大敞口的。为此，不得不自力更生，或是用塑料纸钉起来，或者是用作物秸秆围堵。寒冷仍然歇斯底里叫嚣着，纠缠着。一节课下来，我们的大腿以下，已经失去了知觉，不得不狠命地跺脚，以唤醒神经的功能。那种咚咚咚踏动地面的震颤与响声，连老师也习以为常，并不责怪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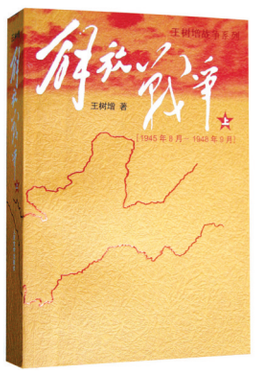
母亲常常给我用棉花缝一节袖筒。不写字的时候，可以把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稍微温暖一下。可离心脏最远的手和脚，像充气的气球一样，还是一天天地肿胀起来。初是疼痛的，稍一见温，就奇痒难忍，挠也不是，触也不是，就那么煎熬着。后来，寒冷的叠加让冻伤慢慢地溃烂，化脓。那时，一个冬天下来，每个少年无不是手上裹着纱布。揭开，就像腐掉的烂南瓜，流着血水，甚至有的地方白骨乍现，惨不忍睹。

老师实在看不过去，就号召同学们一起帮忙，用麦秸、泥土、砖头块，垒了个方头方脑的火台，烧一些散煤来取暖。这个火台需要生火，每每用苞米芯来引火，加上一些劈柴，烟熏火燎地鼓捣上半天，煤块才慢吞吞地燃起来。腾起的蓝烟滚滚，呛得我们眼泪直流，整个教室对面不见人，只听咳嗽声。

要防止煤火一不小心灭掉，所以司炉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活。我当过司炉，放学要最后一个走，用火棍把未曾燃透的煤块往下捅瓷实了，然后拍一些湿煤饼，严严实实压在上面。中间捅一个硬币大小的气孔，有一股蒸汽从中间袅袅溢出来，才放心回家。

风刀霜剑严相逼，我和同学却愈发心存毅力和坚强。在我们这所乡村中学，产生过华杯赛的冠军，也走出了全省高考状元。就像《老人与海》中说的：“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可就是打不败他。”我们就是这么一群打不败的人。

连　载



52 奇寒中的呐喊(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之前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在南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萧劲光提出：机动作战和敌后游击战相配合，坚持南满斗争。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里地窄人稀，难以进行机动作战，更难以保障作战供给，去北满与大部队会合是唯一出路。最后时刻，陈云表态了，语气不容反驳：“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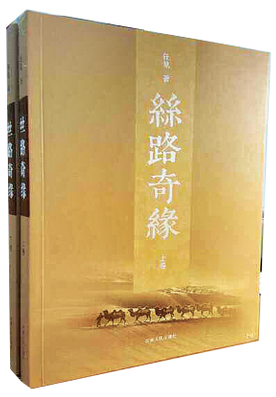
为什么要坚持南满？陈云的比喻是：东北的国民党军好比一头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条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

陈云主导的坚持南满的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当时共产党人在南满处境艰难，但正是因为南满的存在，保持了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南北两线的存在，使得国民党军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所在的北满地区时，不得不考虑到身后的威胁。

为解南满物资缺乏之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筹措到一批粮食、药品和被服，由东满经火车运到朝鲜境内的惠山镇，这里与南满部队控制的长白县城隔河相望。河面结冰正好可以转运，但根据《雅尔塔协定》，两岸往来人员必须走桥，守桥人员一边是朝鲜士兵、另一边是苏军士兵。辽东军区副司令员萧华派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前往疏通。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莫文骅还是千方百计地筹到了一卡车通化葡萄酒和一卡车冻猪肉，然后前往长白县城宴请守桥的苏联和朝鲜军官。对方毫不客气，在一位上尉的带领下，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人人喝得兴高采烈，频频举杯祝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万岁。第二次宴请后，苏军连长对莫文骅说：“守桥主要由我们负责，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朝军排长说的是：“这是朝鲜领土，过桥要经过我们才能放行。”莫文骅提出请给予东满运来的粮食、药品和被服放行，苏联和朝鲜军官均立即“慨然应允”。

“七道江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四纵打出去牵制敌人，三纵担任内线作战保卫根据地。会后，四纵十师主动出击，向国民党军的侧后插去。

保卫临江的第一战来临了。国民党军弹药充足，武器精良，特别是御寒装备充足，而共产党军队粮弹缺乏，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中，不少官兵还穿着单衣。战斗打响前，萧劲光通知旅长彭龙飞来指挥所领受任务，当彭龙飞顶风冒雪赶到的时候，胡子和眉毛上都结了冰，因为没有大衣整个人围着火炉烤了很久还是哆哆嗦嗦冻得说不出话来，萧劲光“一阵心酸”。旅长都冻成这样，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萧劲光立即让参谋连夜到临江取回五十万元北海票给了彭龙飞，他嘱咐这位旅长无论如何要带领部队坚持住。茫茫风雪中，南满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的是残酷的拉锯战。三纵七师向敌人发动攻击后，国民党军先是撤退，随即发动猛烈的反击。



71 出类拔萃的西域美人(二)

班超的队伍，每人两匹战马是学习敌方匈奴人的。

西行路上，不断看到有奉车都尉窦固将军所遣兵士在修建营盘、烽火台。

在鄯善——楼兰之西的罗布淖尔，面积巨大，和其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合起来，构成椭圆形的塔里木盆地，众多小国家都分布在罗布淖尔这个大水浒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的绿地上。

位于罗布淖尔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的国家，自东往西，较大的依次为：焉耆、龟兹、姑墨、乌孙、疏勒等。

位于罗布淖尔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的国家，自东往西，较大的依次为：且末、精绝、若羌、于阗、莎车等。

疏勒和莎车西边，则是瞿萨旦那国、大夏、大宛之所在。

班超的队伍，怀剑挎弓，囊水负饼，风沙跋涉，夜宿晓行，到了焉耆。

焉耆先前属于大月氏的一个部落，称作乌绎，汉人把它叫做乌鸡，乌鸡国，一共包含九座城池。焉耆曾经为强大的北匈奴以武力所征服，做了匈奴的属国。西汉王朝发展壮大后，通了西域，焉耆随着西域诸国归服了汉朝。

汉朝在焉耆西边设立的西域都护府，都护诸国。在多地驻扎军队，监视、保护生产和贸易。

西域都护府无疑是北匈奴的眼中钉。它想拔掉西域都护府这根钉子，首先要除掉驻扎在焉耆乌磊城的汉军，乌磊城在焉耆的西南部。

北匈奴把夺回焉耆的希望寄托在邻国莎车身上，不断向莎车国提供武器装备，提供各种支持，意欲借刀杀人，赶跑汉朝的西域都护府，让西域重新回到自己的掌控中。

但是，西汉强盛，匈奴根本不是对手，莎车也比较明智。

北匈奴不断怂恿莎车向焉耆发动进攻，莎车都以各种理由婉拒了，埋头苦干、韬光养晦。

西汉末年，中原衰落。逐渐强大起来的莎车在未经匈奴授意的情况下突然进攻焉耆，将驻扎在乌磊城等处的汉军全部歼灭，一举占领了焉耆。

北匈奴不满莎车独吞焉耆这块肥肉，要求莎车分赃，因为北匈奴长期给予莎车各种支持，莎车受了匈奴的恩惠，才有力量一举歼灭汉军。

然而，莎车断然拒绝了匈奴的要求。

在遭到不知天高地厚的莎车国的拒绝后，北匈奴举起了手中的大刀和长矛，匈莎战争爆发了。

北匈奴有三大优势，善于骑马射箭，打仗异常残忍，行动迅速敏捷。莎车人比不上。所以，在强大的北匈奴军队冲击下，驻扎在焉耆的莎车军队眨眼溃败，血流成河。

打败莎车，占领焉耆，北匈奴人就把焉耆当成了摇钱树，不仅仅对过往的丝绸商队征收高额税款，而且巧立名目，对周围国家横征暴敛。

商贾为了避免北匈奴的财富榨取，干脆退出了西域贸易。

汉朝和西域之间的贸易通道中断，东土的丝绸、陶瓷等不能销往西域，汉朝王宫的贵族们，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享用通过西东商路运来的离奇有趣的西域物品了。

东汉建立，光武帝刘秀养精蓄锐，很快恢复了实力。明帝继位后，派遣四路大军决战北匈奴。

奉车都尉窦固立足罗布淖尔东缘，稳步向西——向塔克拉玛干推进。